

“燕雀”和“鸿鹄”都是什么鸟

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年轻时曾感叹：“嗟乎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。”“鹄”本是一个多音字，《康熙字典》中就列出了四种读音，除了hú，还可以读为hè、gǔ、gào，读音不同，“鹄”所指也不一样。那么，“燕雀”与“鸿鹄”到底是什么鸟呢？

壹

“鸿鹄”是一鸟还是二鸟？

《史记索隐》：“鸿鹄是一鸟，若凤皇然”



明殷偕绘《鹰击天鹅图》，天鹅即大型候鸟黄鹄（南京博物院藏品）。

对于“鸿鹄”，古今字书中都曾做出解释，有的认为是两种鸟，分别是“鸿”与“鹄”，有人认为是一种鸟，现代课本称为“天鹅”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便认为是一种鸟，释“鸿”称“鸿鹄也”；释“鹄”还称“鸿鹄也”。清训诂学家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亦称：“凡经史言鸿鹄者，皆谓黄鹄也。或单言‘鹄’，或单言‘鸿’”。

既然是一种鸟，为什么还要分“鸿”与“鹄”？“鹄”到底是什么？南朝梁顾野王《玉篇·鸟部》释“鹄”为黄鹄，并指出这是“仙人所乘”；唐朝学者颜师古注称：“鹄，水鸟，其声鹄鹄。”黄鹄又是什么？清文字学家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释称：“形似鹤，色苍黄，亦有白者，其翔极高，一名天鹅。”现代将“鸿鹄”释为天鹅依据即源于此。为什么将黄鹄称为“天鹅”？古人有一种说法：“凡物大者，皆以‘天’名。”鹄是“鸟之大者，有力飞远”，遂有俗称“天鹅”。不过，同持“一鸟观”的学者之间也有分歧。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称：“鸿鹄是一鸟，若凤皇然，非谓鸿雁与黄鹄也。”司马贞在否定鸿鹄是鸿雁与黄鹄“两鸟观”时，也把“鹄是黄鹄”的解释给否定了。

鹄不是黄鹄，还可能是什么？也可以指别的飞鸟，如干（幹）鹄就不是鹄，而是大家现在常见的“喜鹊”，刘安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称：“猩猩知往而不知来，干鹄知来而不知往。”干鹄又称“干鹊”，王充《论衡·龙虚》称：“狝狝知往，干鹊知来。”

其实仅从读音来看，“鹄”字便颇为复杂。清《康熙字典》列“鹄”有四种读音，除读为hú，还可读为hè、gǔ、gào，读音不同，“鹄”所指也不一样。读hú时可以是天鹅，读hè时是另外一种鸟——鹤。《庄子·天运》称：“夫鹄不日浴而白，乌不日黔而黑。”这里的“鹄”便是鹤，具体说是白鹤。而读gào和gǔ时则别有所指。明张自烈《正字通》称，鹄读gào时指地名，如“鹄泽”，在今天山西曲沃境内。读gǔ则有靶子的意思。《周礼·天官》“司裘”条中称：“王大射，则共虎侯、熊侯、豹侯，设其鹄。”这里的“鹄”就是箭靶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靶子时“鹄”古音还读作gú，这样算起来，一个“鹄”字古今共有五种读音。

贰

“鸿雁”究竟是什么雁？

《毛诗正义》：“鸿、雁俱是水鸟，故连言之”



湖北包山楚墓出土漆画(局部)中绘有两只大雁，象征“执雁之礼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释称“鸿”与“鹄”是一种鸟，对此，南朝梁训诂学家顾野王却持不同观点，他在《玉篇》中释“鸿”为“雁也”。事实上，“两种鸟”的解释更趋于正确，最直接的证据是，早在先秦时“鸿鹄”常与“虎豹”相提并论，记录战国时鲁国人尸佼言论的《尸子》（卷下）有这样一个说法：“虎豹之驹未成文，而有食牛之气；鸿鹄之鹵（kòu）羽翼不全，而有四海之心。”既然虎与豹是两种动物，那鸿与鹄必然也不一样，否则就失去了语句上的对仗和工整。

说到“鸿”与“鸿鹄”，又牵涉另一个古今常用的词语“鸿雁”。如“鸿雁传书”、“鸿雁哀鸣”。含“鸿雁”的古诗文很多，《诗经》中已有《鸿雁》诗：“鸿雁于飞，肃肃其羽。之子于征，

劬（qú）劳于野。”在诗歌发达的唐朝，有关“鸿雁”的诗更多，如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诗称：“鸿雁几时到，江湖秋水多”……

何谓“鸿雁”？现代释为“大雁”，而古代则有人将之与“鸿鹄”等同。既然常识上“雁”已指大雁，为什么还要称“鸿雁”？原因与“鸿鹄”类似。对此最早给出解释的西汉《毛诗传》称：“大曰鸿，小曰雁”。唐朝学者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中则进一步说明：“鸿、雁俱是水鸟，故连言之。其形鸿大而雁小，嫌其同鸟雄雌之异。”孔颖达怀疑这种水鸟是一公一母，鸿应该是雄雁，雁则是雌雁，即所谓“雄雌之分”。但不论是雄是雌，都有相同的习性，寒来暑往，秋去春回，所以古人并称“鸿雁”，用孔颖达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知

避阴阳寒暑者，春则避阳暑而北，秋则避阴寒而南，故并言之。”

对于“鸿”与“雁”的区别，三国时吴国学者陆玠解释得较为清楚，他在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中称：“鸿羽毛光泽纯白，似鹤而大，长颈，肉美如雁，又有小鸿如凫，色白，今人直谓之鸿。”从陆玠的解释中，也佐证了“鸿鹄”是两鸟，而非一鸟。

那么，“鹄”与“雁”又有什么不同？《本草纲目·禽部》释“鹄”时称：“鹄大于雁，羽毛白泽，其翔极高而善步，所谓鹄不浴而白，一举千里，是也。亦有黄鹄、丹鹄，湖、海、江、汉之间皆有之，出辽东者尤甚，而畏海青鹄。其皮毛可为服饰，谓之天鹅绒。”

相对来说，鹄虽然飞得更高更远，但古人对雁更看重更喜欢。先秦时，男女嫁娶讲究“六礼”，除了其中的“纳徵”环节，其他五个程序都少不了大雁，要献雁为礼，称为“奠雁”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卿大夫相见也要“执雁为礼”。这是因为古人认为雁是“阳鸟”“知时鸟”，成书于秦汉时的《小尔雅·广鸟》称：“去阴就阳，谓之阳鸟，鸿、雁是也。”鸿雁春归秋回，守时应季；飞行时成行成列，长幼有序，不相逾越，这种“鸟德”正是人伦和婚姻生活中所需要和提倡的。

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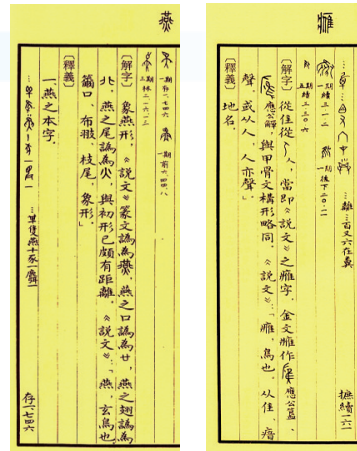
“燕雀”到底是燕还是雀？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依人小鸟也，从小、隹。”



↑ 甲骨文“燕”“雁”“雀”“鸿”。

→ 徐中舒《甲骨文字典》释“燕”和“雁”字。



与“鸿鹄”对比的“燕雀”又是什么鸟呢？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称：“汤沐具而虻蚋相吊，大厦成而燕雀相贺。”新屋落成，燕雀翔集，作巢其间，古人视为吉兆，故有“燕贺”一说，可见“燕雀”是一种吉祥之鸟。至于“燕雀”到底是燕还是雀？笔者认为也应将“燕”与“雀”分开来理解。

生活中的燕子有玄鸟、乙鸟、朱鸟、社燕、燕燕、乌衣、玉剪、意而、意怠等多种叫法。在殷商时特受崇拜，有极高的地位。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殷人始祖“契”是其母亲简狄吃玄鸟蛋受孕生下的：“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。”所以，燕子一直被当成“瑞鸟”。

“燕”与“雁”是习性相同的候

鸟，都是有规律的“南来北往”，故均被古人作为节气征候。《礼记·月令》称：仲春之月（农历二月）“玄鸟至”，季冬之月（农历十二月）“雁北乡”。一直到清朝，燕和雁都是人们观察时令变化的重要飞禽。据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“燕巧儿”条：“燕巧儿者，形如燕子，亦能于空中接弹丸，而飞腾尤速，此皆京师之时禽。至于秋天鸿雁，社日乌衣，则有月令在。”

雁字有“鸿雁传书”寄情的传奇，燕则有“燕足系诗”的佳话，与古人的情感生活息息相关。燕性喜双栖双飞，一起衔泥筑巢，一起哺育幼燕，整天形影不离，因此被当成爱情鸟，“燕侣”成为对新婚夫妇的美称，“新婚燕尔”被用来形容刚结婚

的男女，“共筑爱巢”则是给新婚夫妇的祝贺语。

对于“雀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释称：“依人小鸟也，从小、隹。”现代形容女孩子娇小可爱的“小鸟依人”一词，便由此字而来。从甲骨文“雀”字来看，“小”的下面是一个“鸟”字。那么小鸟为什么又称为“雀”？这与“隹”字本身有关。鸟之长尾称为鸟，鸟之短尾称为隹（zhuī）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从古字形来看，燕雀之“雀”与鸿鹄之“鸿”之间还有内在的联系，都有“隹”。甲骨文中没有发现“鹄”字，但已发现了“鸿”字，那时的“鸿”字有“隹”而不从“鸟”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